

# 特型演员欧阳奋强坐过几年冷板凳

1



欧阳奋强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87版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策划、拍摄、制作长达三年之久。这部鸿篇巨制既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，也是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。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和大量经典珍藏剧照，回顾、还原了《红楼梦》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。

## 人物纪实

1964年3月,我出身在成都的一个工人家庭。

小时候,我爸工作的粮站辖区范围里有一个电影院——东风电影院。每次我爸给他们送粮的时候,我会跟着去,为了看电影。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《打击侵略者》,一部打仗的电影,讲的是抗美援朝,好看啊!可以说,当时“文革”放映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。后来放《闪闪的红星》的时候,有人觉得我长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云,就对我说:“如果你生在北京,家里有关系,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。”我产生去做演员的念头,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
我爸也希望我学个手艺,我姑父是重庆歌舞团的,来成都演出的时候在重庆买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琴,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。到了成都后姑父教我拉琴,枯燥得很,而且不成调,发出很难听的声音。只要我一拉小提琴,邻居就说:“欧阳又在杀鸡杀鸭了!”对拉小提琴我没有一点兴趣,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学会,会拉小提琴算是一个特长,有了这个特长长大以后就可以不下乡,好找工作。

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最大乐趣,也是第一位的;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。特别羡慕、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,因为他是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;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,风光不说,还总是被人夸。羡慕、佩服他,就会巴结他,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。

不久机会来了,东城区少

年宫要演出一个小歌舞节目,需要招收合唱队的队员,老师见我长得乖,和周建的关系又好,就把我招进了合唱队。排练的时候,合唱队的唐老师一边指挥,一边皱起眉头。“哪个同学是左撇子(跑调)?”大家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,都认为自己是唱准了的,就静静地看着唐老师。唐老师也不知道这个跑调的声音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的,就来了一个测验,把所有人逐个叫出来独唱。这一招真灵,一唱我就现眼了,跑调的是我。唱歌不是我的特长,在合唱队真的是滥竽充数。唐老师当场就把我开除了。

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,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,自己又不够条件,那种心情别提有多难受了,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。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,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:“我教你讲故事。”这个不难,和周建那么亲密,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,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。周建一听还可以,又告诉我一些技巧,比如,怎么断句,怎么强调,该做什么样的表情。他这样点拨我,我就更加上道了,完全找到了感觉。感觉找到了,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,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。老师一听,不错,说:“你到故事队来吧!”高兴啊,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。

终于有一次我可以登台了,讲的是革命故事《赔茶壶》,就是讲解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,要赔给大娘的故

事。我把军民鱼水情讲得声情并茂,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哗哗的。从这个故事开始,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,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;哪里成立了革命大院,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,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得好,照片登上了《成都日报》。照片里我就是小小的、圆圆的那种,还是因为人家觉得我长得乖,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。这还不算什么,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,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。

电影《春潮急》的导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《赔茶壶》的故事后,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。《春潮急》我演得还不错,接着向霖伯伯拍《冰山雪莲》的时候,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。

在两年的时空中,我演了两部电影。拍完电影《冰山雪莲》不久,毛主席逝世周年,成都市川剧团排演现代川剧《蝶恋花》,需要一个演毛岸英的小孩子,他们很自然就想到我。

《蝶恋花》这个戏很火,演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,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,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招进川剧团。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,要我继续上学。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,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、逃课、不做作业、回家装病、绝食、故意失眠不睡觉,折腾了一个多星期,把我爸闹得头疼了,说:“我依(服)了你!”这样,我成为成都市川剧团的随团学员,就工作了。

川剧是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念唱的,我喜欢普通话,觉得洋气、有文化。比如,“上街”这个词用四川话说就是“上该”;“解放军”是“改放军”;我用四川话说“上街、解放军”,是普通话发音,人家听到觉得怪怪的。团里当时的美工,现在是著名画家的谭昌荣说:“你这个发音不对!”我嘴里不说,心里说:“你晓得啥子哟,这样说话才好听呢,人家话剧演员都这么说!”

这样说话我一直没有改变过来,我也不想改变,因为我还是不那么喜欢川剧,我喜欢话剧,感觉那才是艺术;而且我又是随团学员,也没有正式拜师,就是跟着团里演出。

心思转到了去做演员上,峨影总是来找我拍戏,成全了我的这个理想。峨影一来借人,团里的领导就不高兴了,说:“你们老是来找我拍戏,不如你们把欧阳调走算了!”领导这么一说提醒了我,在西昌拍《枫》的时候我就给峨影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杜天文写了一封信,大概内容是:我在剧团,因为经常出来拍戏,没有学到什么功夫;老是出来拍戏吧,又不是峨影的演员,希望您把我调到峨影厂去。

很幸运的是,我遇到的都是好人——滕进贤(他后来是电影局的局长)、殷向霖、周力、米家山,在没有送礼、没有请客的情况下,他们都无私帮助了我,把我调到了峨影。十六岁的我是峨影刚刚成立的演员团团的第五名演员,也是年龄最小的演员;后来演员团才有了潘虹、孙淳、傅莉莉、张丰毅、祝延平、尚丽华等人

的加入。

到峨影拍的第一部电影是《年轻的朋友》,主演是方舒、周里京、张铁林等。拍这部电影的空隙,我就从桂林去了重庆,穿着戏里角色的军装去看望我的班长周建。周建已经考上了军医大,是一名真正的军人;我是戏里的军人,但也算是军人吧!都是有一腔抱负的好青年,我们见面就是畅谈未来的理想,感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年轻人的。聊着聊着那个问题又来困扰我了:我为什么不考大学?我知道我是娃娃脸,身高也不够高,属于特型演员,总不能演一辈子别人的弟弟、别人的儿子吧?只有考大学才是我的出路。这个出路不好走,也就只能安心演戏了,只要有角色我就去。

在峨影演员团团的几年,我是板凳演员:每天早早的我就主动去剧团打扫卫生、灌好开水,有人不想来团里报到就叫我给他们打个√。现实摆在我面前,让人心灰意冷,就想到了改行;峨影厂也有工人,比如照相车间、置景车间,我不想当工人,我想当编剧,我爱好文学。

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峨影的图书馆看书,在图书馆我遇到了武汉儿童艺术剧院的东方闹嚷。

东方是到峨影拍摄电影《台岛遗恨》的,她在电影里扮演哑女,戏份不多,就有很多时间在峨影的图书馆看书。一来二往我们熟悉了,聊起以后的路,我说我不想做演员了,做演员太被动了,以后去做编剧。东方说:“我不做编剧,我要去做导演。”

# 期货公司的黑幕给了林峰一条巨富捷径

8



曹洁著  
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,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。吴宏家境贫寒,他有操盘天分,笃信君子爱财,当取之有道。这样的两个人相遇,爱得深沉热烈,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。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。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,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。

## [上期回顾]

白婷说服母亲又见了林峰一面。林峰用一个巧妙的广告创意打动了白淑华。她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潜力。很快,出于多方面考虑,白淑华决定和秦雄合作。1995年之夏,胶合板的战役终于拉开了序幕。在这场战役中,赖云龙惨败。

## 都市情感

这天,林峰看时间已经是10:15了,正到休息时间,就马上抽空去洗手间了。南方期货公司的洗手间只有相连的两个,都客满,他只好候。里头的两位男士显然不知道隔门有耳,仍肆无忌惮地继续理论着。

一个低沉声音说:“最近一个客户亏损了,王总让我把钱给他补上。一共十万,你想王总在深圳也算有头有脸兜得转的人物了,想不到强中更有强中手,遇到媒体方面的人物,他竟也这样畏首畏尾!”另一个稍微年轻的声音问:“王总怕什么啊,哪有做期货自己亏了钱期货公司还给赔钱的事?”低沉声音说:“听说怕事情闹大,怕曝光呗!这个人的来头不小,说我们公司骗她的钱,自己签的合同还不认账。”

稍微年轻的声音惊讶道:“我们公司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?”低沉声音说:“你们都不太清楚,其实我们公司的外盘单子根本没有进入国际市场,你想每一口单都传到英国、美国,传来传去,再加上改指令,还有很多不成交的,这费用要多少?就我们收的那点手续费全部给了国外经纪商也不够呀,而且我估计咱们国内的单子也有些不进入交易所的,你看最近经常交易的过程中行情就中断了。”年轻的声音问:“真的啊?那我们盘房每天报单是报到哪里啊?”

低沉声音说:“外盘的就报到香港的盘房,自己内部的买单卖单就对冲得差不多了,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的。国内成

交不多,我们王总就在深圳营业部里自己内部对冲,余下冲不掉的单再转给香港老板这些大盘房。现在香港的单根本就不进国际市场,老板做得越大,对冲就越多,因为有人卖,总要有有人买嘛。”年轻的声音问:“那不是成赌场了?”

低沉声音说:“是啊,赌徒总是赌不过赌场的,这样手续费就全在自己内部了。再说这种公司开不长的,见好即收,先把口袋放得大大的,让客户进来,尝到甜头,就拼命地往里冲,差不多了,就把口袋一收走就完了。”年轻的声音问:“那难道不会有人查吗?”低沉声音说:“一定会的,不过现在公司很少有人知道这事,我做财务进进出出了解一些,咱们是自家亲戚我才和你说的,你可不能和第三个人说,我看咱们要随时看着公司动态,如果不妙,就要考虑及早抽身。”说完,就听见哗哗啦啦的冲水声。

林峰大吃一惊,马上悄悄地从洗手间退出来,逃进了旁边的休息室。厕所门开了,两个男的仍然在小声议论着,眼神里闪烁着忽明忽暗的不安!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突然像一道闪电,闪进了林峰的脑海里。林峰直奔王总经理办公室。王总经理愣了一下,放下杯子,有些诧异道:“什么事?”林峰说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王总经理疑惑地看着林峰。一看原来是秦雄手下一个卑微的“马仔”。

林峰得意洋洋地说:“我最近才发现,期货市场不仅是淘汰人的市场,还是一个磨炼人从技术走向骗术的市场。”

“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王总经理道,接着点燃了一支雪茄,狠狠地吸了口,一抹浓烟从口中喷出。林峰说:“其实南方期货公司在设一个局,等把这个公司变成一座金库了,你们就连窝端,公司赚钱只有一个字:‘卷’。就说现在的南方吧,别看整天有什么图形分析,技术指标的,其实这些单都盖在自己家的抽屉里,客户赔多少,就是公司赚多少,还能收到手续费。”

王总经理的手轻轻地抖了一下,脸色已经变得青紫,他岔开话题说:“何以见得,客户最近还赚了那么多,那公司不是赔了?”

林峰想,这个骗子定力还真不错,于是他尽量慢条斯理地说:“是呀,公司现在是赔了,但客户走了没有?客户走了公司就不真赔了,客户不走公司就怕客户这钱不跟他姓。而且真到最后,客户都赚了,公司赔的话,公司就一夜跑个无影无踪。期货公司还跟赌场不同,赌场当晚赢了是要兑钱的,期货公司客户赢了,但钱还放在期货公司口袋里,期货公司这边点头哈腰伺候客户开盘收盘挂单结算,后面早就把钱弄出境外去了,等客户想找期货公司拿钱的时候早已踪影全无。”

王总经理狠狠地吧烟捏灭了说:“你确实很聪明,你既然知道了,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,你想要什么?”“500万。”王总经理冷冷一笑说:“你被诈得有点狠吧?”林峰说:“比起你们卷走的数还相差甚远吧!”“你说得虽然有理,但可惜的

是你根本没有实际证据。”王总经理高声呵斥道。“哈哈哈哈哈”,林峰说:“我还要什么证据,我只需要明天告诉深圳各大电台报社的记者就可以了,他们都会帮我去找证据的。”

林峰说着转身就走,临出门,甩下一句话:“咱们就等着明天南方期货上头版吧。”林峰的步履坚定而果断,但其其实只有林峰自己最清楚,自己的脚步有些慌乱和矜持。林峰还是坚持让自己走得铿锵有力一些,走出胜利者的姿态。但他分明听到自己快速的心跳声……

就在这时,王总经理突然像弹簧似的弹射起来,脸上是那种只有打败了的伤兵乞求怜悯时的笑,说:“林峰,你别走啊,你这玩笑可开大了!”林峰眼前一亮,凭直觉,林峰知道王总经理的心理防线终于坍塌了。

王总经理说:“你确实是个人才,悟性特别高,虽然进来没多久,就能明白这里面是个‘骗’字,我和我香港的老板都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,只要你和我们合作,你拿到的数字就不止500万了。”

没过三天王总经理说香港的老板专程过来了,林峰明白这是来考验他了,于是浑身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,保持着那种自己都说不清的紧迫感。林峰和王总经理坐进了香港老板的宾利轿车,那是一辆十分迷人的轿车,银色;银色轿车里坐着一个并不显眼的老头。林峰向后排座位看去,香港老板在前座上半躺着,头有些秃,符合香港中年

人的普遍特征。从后面看,后脑勺上唯一的一圈毛发反而很黑,像是粘贴上去的一样。

宾利轿车拐进了一座豪华的娱乐城,娱乐城有酒店、桑拿中心,他们要了一间高档包间,包间装饰得颇具欧洲风格,灯光朦胧而暧昧。王总经理说:“小林,你把你的想法和聂老板好好说说。”林峰想了想说:“我们可以设立共同账户来集资。”聂老板问:“共同账户?”林峰说:“就是国外所说的私募基金,就是通过共同账户募集资金,因为期货有风险,胆小一点的人都不敢来做,就让他们参加共同账户,说是公司组织了这部分钱作为基金投资期货,风险由公司承担,每月给他们回报5%的利息。”聂老板道:“这么高啊?”

林峰道:“您听我说,共同账户和之前我们做的事是异曲同工,其实都是洗钱来的。我们的单根本就没有进过市场,去做什么期货?只不过是让他们把钱放在我们这儿,头几个月照发利息,这利息他们肯定不会来拿,想放在账户里面滚利息,到有那么一天就突然……卷!”说着林峰做了一个抹桌子的动作。

聂老板笑着说:“后生可畏,你说得对,无毒不丈夫。王总,你看如何?”

王总经理的头早就点得像拨浪鼓一样,他说:“这方法好,覆盖的客户面广,小客户也能参与,目前南方就已经进来两个多亿了,南方的共同账户还没多搞,要搞了,那部分钱这部分还要多,我看还能在现有基础上再弄两个亿。”